BJ.
1558
C5H35
V.4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省愆

仲由喜聞過愆尤罔集㢧躬伯玉能知非遷改不遺餘力旣無慚於面目亦可質於鬼神世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寛大此皆德之賊俱非性之眞苟有一言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

急須猛醒故序省愆第二十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嗟呼余輩犬馬之齒已長空過從前多少日子都不覺知都不鞭策不知來日尚有幾何不知後來作何結果念之心悸

李文節燕居錄云丁酉年余五十六歲因念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去七十幾年耳即爲善曰

若來日無多何暇爲不善乎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祁寒暑雨深畊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

又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裒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荷生靈利賴而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其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爲中人鍼砭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護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恬不爲意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宋仁宗時一夜三更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仁宗嘉而悔之元順帝后弘吉剌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

拒不納帝益賢之噫若兩君者可謂抑情以就善者矣

唐明皇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給事中韋倜於野中得熱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之舉倜懇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明皇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紿卿也

唐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而嘆董安于曰敢問何嘆荅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

愧悔三日不出云寧有瞰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令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縣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

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成殘忍刻薄之舉矣立左遷京杲

唐太宗欲修洛陽宮張元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賜元素緡二百疋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覰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輙至帝時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史彌遠卒久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
蚤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
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
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
濂足夜自經死
觀察使李緩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
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緩叱曰此室皆清俸所

建節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贓苞苴
之污願速焚以彰不德既而四面皆焚惟李
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
不如省非

元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
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曰
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亂世無主衡曰
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先文公見之題絶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題以自警

張乖崖問李畋百姓果信我否對以公威惠及民民無不信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個信五年方得成程明道

令晉城縣三年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其
常日有愧於此
崔群知貢舉歸其妻勸令置田群曰予有美莊
三十所放榜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
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得就試贄如以君
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高材令黃巖執法不狥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
之材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

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

踏遍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塚料得乎山人更多其人憇而還之

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殮

明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若孔之卓出楊子法言

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甚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

無才無德癡頑老子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因問曰賢輩何字對曰字茂春公悚然曰爾不見朱文公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武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爲儀封王公廷相一見即器重公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履自灰敞

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汙其履轉入
昔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
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
服其言終身弗忘

近聞寄居南中一憲副家頗饒裕常對景不樂
日嘗出山事親朋百計規之不省其母夫人
一日艷粧作少婦態其子訝之母曰如爾名
利粗足聲技精美尚欲敗事余齒未衰正可

嫁人妻風苦雨何用迂此節爲其子遂不敢
萌出仕之志如母者可謂善教子矣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脉一人曰子三年疽
發背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
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
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謫旣還怏怏不下嘗
内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

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之意

陶柟林云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竟做將不去人有醜窮一念生平不要做的事只顧做將出來

京中一大僚云近日士大夫不要孔廟兩廡喫得肉只要閻羅殿前過得堂便是好漢此雖憤世之談實警世之論

韓山子曰吾人生於世間士農工賈男女貴賤日用只有二路曰禮曰刑出於禮則入於刑更無別徑容身可不愼之

人生世上那曾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

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乎

第一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又次爲家火所累這三種累累殺天下人惱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

諫論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客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絶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爭財利而同市井徵色發聲固是鄙夫逞學問而徇庸愚論古評今亦稱俗物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誅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

毋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悖積財以累盜賊毋陰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已所得而有你看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巳循轉之理鑿鑿不爽慳惜自若可發深恩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

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子孫不肖還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王師不祿總是時命未順莫便怨望王師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

士大夫損德處多繇立名心太急

一味不耐煩是我平生大病蓋日用應酬雖極

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
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眞暴棄之
尤所宜痛改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
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嗜慾萌生遂後必悔恐過忿怒亦然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雞
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眞一帖清涼散

也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志不驕人面無得色氣能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內面無慙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侈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好辯以招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妒不若韜精以示拙

寃家多繇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已往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每看貧賤之輩多繇慘刻食生憎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乃有道氣

志逢禪師以洗盂用水太多而宿疾纏身袁盎

九世高僧以坐沉香座而人癰附體豈以罪軀頑質恣饕餮於天地後供奉於人間而謂無其報乎

商紂爲傾宮宮而曰傾心巳傾矣欲國無傾得乎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爲迷樓樓而曰迷心先迷矣欲國無迷得乎卒有江都之禍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之不可不發深省也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佯噴飯而笑檜亦厭之顧亦爲人寡言動靜操持孫權歎服之毎飲晏恐酒失爲雍所見權嘗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丈夫處世談笑言論嘗防識者在旁如顧自使人心畏楊自使人心鄙至於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小人尤可憐也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耻蔡京作太清樓

侍宴保和殿延福宮典晏記自明其不臣元積作會眞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紀自陳其蕩志愚讀之不能不爲之抵掌而作惡也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爲因一念退歉緣化爲業火坑蓮臺倐忽一轉念時故彌陀恒與六道衆生有地位而無增級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省衍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一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知止

蓋聞天地立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聖賢同策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與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達人知止義士樂天勤生嗇施能爲可富而不必富然富常在我矣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

不必貴然貴常在我矣故曰芝蘭生於深林
不以無人不芳君子盡其在我不以窮通改
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序之第二十一
人生高不論科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
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
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喪恥通顯亦辱斯理
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簡身
大都爲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既遇則戀

繁華竟不能實其身爲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云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逊上爵之封張子

房顚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
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
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
身與名可想見其人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
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
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嘗如萬斛餘

錢焜恬退高曠嘗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

不識人世有機械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呰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經實事

尚書楊鼎端居攻苦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耻二字耳爲民部右卿恐不勝任

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李若拙奇偉尚氣節歷兩浙轉運使自以浮沉

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明皇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

圓滿如意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産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旣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

明都御史高明領勅討賊力疾行事已即疏乞休曰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

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蚕閒亭逍遥其中有四
壁蕭然寸心虚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曰
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
逝

王叔文秉權時御史竇羣謁之因曰事固有不
可知者叔文問故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
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
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

棺名永息亦時丶丟

乎

右補闕陳正已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別地曰吾欲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天竺一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莚亦無蘋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用師言

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
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搆其間勢
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
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
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搆草堂傍先壠
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
薄田僅供衣食里隣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

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
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
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
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張以寧不營財產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襆被而
往垂槖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
垂槖都無陸賈金
柳元景爲尚書令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菜

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可耳乃復賣錢奪百姓利耶以錢與守園者

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爲邏籌典計一日叟嘆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爲黃老以終

晉王衍口不言錢强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寄寓虛名罣一行又曰須知

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肯恁埋藏却煞有人曾作主來由此而觀積而能散君子韙之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范栢年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云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里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朱新仲嘗云人生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

計二十為丈夫骨强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illegible]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畱當隨緣任運息念而藏如蠶作繭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啣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歉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

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宋曹詠侍郎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反目而歸乃適詠不數年而詠以秦檜之姻黨驟擢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供侍尊嚴歎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會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歸喪二子不肖家蕩至不能

給朝晡僦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老婢曰吾當時能安此豈有今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羡世態不可料若此方詠盛時戚屬承附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詠百端脅治竟不屈及會之殂遣价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猢孫散賦一篇洎詠貶新州又以詩贈行曰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擬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

瘴歸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塵中無曠識也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

果然神宗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從寛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栢臺霜氣夜凄凄風動銀鐺月色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自忘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

來生未了因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嘆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即挂冠去人謂蜘蛛隱

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曰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丘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
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
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
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而不
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
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
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
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怒投鞭揮馬首推馬朴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

無援兵决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
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
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
甫致書於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
數與之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間言
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
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

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漳泉開鎮自嘉靖中倭寇倡亂戚南塘公始嘗考題名碑記從未有年歲三十而官此地者余甲申承之其間至盤陀嶺下有戚公平倭祠入祠瞻拜所尸祝之像與余酷肖一時騶從無不詫異未幾更葺因思上下百五十年與公同興廢與公相終始宜乎形貌之肖似也時謂公之再來則余何敢當

知足歌云人生儘受福人自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着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煖便是福思量病是苦健着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苦放着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着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間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譬喻一譬喻五行以分定知機便是福終日竟戚戚惟是不知足本是無事人討得

惱心曲本是溫飽人弄得鉄食服本是強健
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幹得危險辱本
是無罪人惹得入牢獄本是長壽人作得死
催促世間能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
不要不知足富貴非力求迷途空碌碌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勢鬪以患難心
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往而不泰矣
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往而不

安矣

人騎我笠人飾我褐人肉我藿人宇我穴人若

笑我是不知我我若羨人是不知天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纔饒得受用能有幾

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盖貪欲

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

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

求進一步恐是顛蹶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

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不開孔子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安在哉人筭百天筭一繞牀欹枕通夕旁皇上窮天經下絕地紀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淸且跬步有礙依然故吾意念所須不增毫末彼方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矣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

足心也

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
如窮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
運偶來富貴入手錦衣玉食曲房華堂聲伎
滿前賓客願指快心暢意不復憶窮愁爲何
物轉盼呼吸之間遭衆喙觸主怒輕則投荒
人口凄凉重則伏鑕潤鼎九族並坐同
想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豈不是天

際眞人哉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

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巳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剌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剌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

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況其後乎

李淑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爲詹事府通事舍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

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恃才妄作如救火披簑守拙全身如操舟帶瓠

高山峻嶺以持躬廣谷大川以蓄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深溪絕壑以藏用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或問黃魯直息謗魯直曰退一步行安樂法說三個好喜歡緣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

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即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眞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

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書不墜惱不了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馬宋人之產犢有定形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

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吁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

仰羡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事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着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來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抛去葢此身亦棄物也靜言思之恍如一夢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一知止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二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攝生

聲色臭味生人所不能無縱肆恣睢君子所不敢出多思則慮神散多念則慮心勞勿苟笑勿苟言意誠而心正毋作好毋作惡志和而氣平榮辱恩仇一絲不罣喜怒哀樂隨地無偏詘色貶酒罔近伐性斧斤絶利逃名不

作厥詒牛馬安神閭閻思老氏之清虛呼吸冲和求至人之彷彿雖不能騎風馭氣然松喬去人何遠著攝生第二十二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未之見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孫眞人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大損神神疲心易

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酒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故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堂

初學打坐法須厚鋪軟座寬衣解帶結跏趺坐或半跏趺坐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耳與肩

對鼻與臍對舌抵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不可全閉若全閉恐易昏睡身須平直狀類浮圖坐要安舒任其自然息從鼻通不可麄不可促不可閉不可抑出入往來務要綿綿不斷亦不可着意爲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之卽覺覺之卽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出定之時徐徐動身安詳而起若得此意自然四大輕爽所謂安樂法也

恬養一日之法雞鳴後睡醒呵氣一二口以出積毒又兩手搓熱擦兩鼻傍及熨兩目五七遍更將兩耳揉捲向前後五七遍以兩手抱腦用中食二指彈腦後各廿四遍左右聳身舒臂作開弓勢五七遍後以兩股伸縮五七遍叩齒漱津滿口作三次以意送下使五臟邪火不炎少息因寒温酌衣服起服平和健胃藥數十丸少頃進薄粥一二甌壓以蔬菜

起步房中鼓腹行五六十步或禮佛誦經作西方事或課兒業或理家政就事歡然勿以小過動氣杖入園林令園丁種植蔬菜芟草灌花採花插瓶以供清玩歸室閉門定神午餐量腹而入毋求厚味香燥之物以爍五內食畢飲清茶一杯起行百步以手摩臍又轉手摩腎堂令熱使水土運動或就書室或接客談禪毋論是非毋談權勢或共客享粉麪

一二物啜清茗一杯起送客行或共步三二百步歸或晝眠起或行吟古詩以暢幽情能琴者撫琴一二操時乎晚餐量腹饑飽飲酒三五杯以和百脉篝燈冬月看詩更闌始就寢主人欲臥可理家庭火盜生發歷時當服消痰導滯藥一劑湧泉二穴精氣所生之地常令童男稚女摩擦千遍心頭勿想過去未来人我惡事惟以一善爲念令人不生惡夢

榻前時焚蒼朮諸香勿令穢汙以辟不祥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又順手摩髮如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兩手摩之使髮不白脈不浮

養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

解先饑而食先渴而飲不欲甚勞不欲甚佚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凉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不欲偏多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生尅自然之理也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可以增

壽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
一歲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人生百年爲限節護可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
大耳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悖怖
我不怒淡然無爲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藥
思慮太過則神耗氣虛血散而鬢斑以子午二
時握固端坐凝神絕念兩眼含光中黃內顧
追攝二氣自尾閭夾脊升上泥丸降下重樓

返還元海憩息少時自然神形俱妙與道合
真
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
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絶矣
皛皛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
是二子吾之師也
有人見三叟年各百餘鋤禾莠拜問何以得此
上叟曰室内姬粗醜二叟曰量腹積所受下

叟曰暮臥不覆首要哉言也

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無事靜坐漱而自嚥不徒灌溉五藏亦能止滅心火不使飛焰乃旣濟之理也然非淡素自茹緘嘿自攝則焦吻塞喉正恐無唾可嚥耳

語云道在屎溺余察之道眞在屎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

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硌硌然如礴石此經真火久煉若土之經窑燒造爲礴坯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厥衣爾爲童子時也

倪正父曰余嘗見僧持戒者每食必先淡喫三口盖謂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知正味若淡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

尹真人曰三慾者食慾睡慾色慾三慾之中食

慾爲根食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若喫止三四分氣候自然順暢

佛經曰日中後不食有五福一者滅欲心二者少昏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下氣五者身安穩亦不作病

多味之人有五患一者大便滑二者小便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不消化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遯

病有四百四種惟宿食爲根本若欲却病宜先減食

飲茶者宜熱宜少不飲尤佳久飲去人脂下焦虛冷饑則尤不宜惟飽食後一二盞不妨最忌點鹽空心飲

一老人年九十三壯如少者人問所養無他術平生不習飲湯水耳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

合只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强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日遠行亦不念水可謂至言不煩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脾胃不食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林英以引年致仕身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對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爲名言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聞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

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
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
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
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
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
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
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又勸子元絕內外二慾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坎自然凉爽此降火最速之劑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可了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謂未發之妙不知本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盖足能息心自瞑目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中牟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荅曰生爾處乃

殺爾處至言也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百二十歲矣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敗屋數間室中臥榻外無長物對客多靜坐寡欲

少言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楊南峰公嘗微服訪之叩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但平生不好色不識數不爭氣耳

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數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則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生產不時字育太早或童孺而耗氣或疾病而搆精精氣薄惡血脉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五味

重重相傷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會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

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欲又得超升何憚而不爲耶予以理情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

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鐘磬不懸則不可

發聲

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

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熱閙場中如

何得進

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

當如治民治鹵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但須書數百卷周易老莊等悶來閱之殊勝閒坐衣服粗縵可禦寒暑風濕第一勤洗浣以香需之身數沐浴務令潔淨則神安道勝左右供使之人得小心謙謹者自然事閒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

東坡居嶺外問長生訣於吳復古復古告之曰安曰和安則寧一而精神不擾和則優柔而情思不躁卽老氏致虛守靜之旨也

老人骨肉踈冷風寒易中若窄衣貼身煖氣着體自然血氣流通四肢和暢雖遇盛夏亦不可令袒露其頸項盖自腦至頸項乃風骨督脉但凡中風人多從風府而入須常用絮軟夾帛貼巾幘後垂於頸下着肉入衣領中至

背膊間以護腠理爲妙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屋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凉不可當風納凉飲食勿令太飽尤戒生冷粗硬油膩及勉强飲食渴飲粟米湯荳蔻熱水爲妙
冬月最宜密室温淨衾服輕軟仍要煖裹肚腹早眠晚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粥臨卧服寛膈化痰之劑其炙煿燥毒之物

尤切戒之

却病十法云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強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嗜慾澹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覓

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不與老爲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夭促便巳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有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閑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少養性語言遲行亦携詩卷眠多枕酒卮自勲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楊升庵書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

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景病魔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遥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庶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擾擾應酬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家傳人誦書爲我製何補真我哉

蘇子由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

韓忠武王世忠歸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方宴客王徑造之盡醉而歸明日手書一詞以遺之云冬日春山瀟灑靜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貪忙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家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

餘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不與女人同室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繫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繇禀厚而寡欲爾

蟻穴知雨鳥巢知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故說心法曰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絕中間自孤當體不顧應時消滅知體已滅豁然如空古事過去空今事眼前空未來決定空一切塵勞是大虛妄不可執而爲有自障吾心結成煩惱

死桃石榻得趣處下界有仙木食草衣隨緣時西方無佛

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曰世

夫伯鯀爲黃能杜宇爲鶗鴂褒君龍牛哀虎如意犬彭生豬鄧艾牛徐伯鯉宣武鼈黃母黿羊祜前身李氏子蔡襄夙世五臺僧史不絕書事難盡紀故編好還第二十三

嶧山子自㓜頂禮神佛朝夕不懈即從事舟車亦必望空默叩一刻放下覺胸中如有所失然輪廻之理雖信之而不疑亦不敢泥也迨庚子歲同里鄭公遺大悲經卷導余持誦梵

香展讀至十五種善生十五種惡死悚然而懼始知大千億萬衆生無不具在範圍中敬錄之以爲不信心之戒經云誦持大悲心呪者得十五種善生不受十五種惡死也其惡死者一者不令其饑餓困苦死二者不爲枷禁杖楚死三者不爲怨家讐對死四者不爲軍陣相殺死五者不爲虎狼惡獸殘害死六者不爲毒蛇蚖蠍所中死七者不爲水火焚

漂死八者不爲毒藥所中死九者不爲蠱毒害死十者不爲狂亂失念死十一者不爲山樹崖岸墜落死十二者不爲惡人厭魅死十三者不爲邪神惡鬼得便死十四者不爲惡病纏身死十五者不爲非分自害死誦持大悲神呪者不被如是十五種惡死也得十五種善生者一者所生之處常逢善王二者常生善國三者常值好時四者常逢善友五者

身根常得具足六者道心純熟七者不犯禁
戒八者所有眷屬恩義和順九者資具財食
常得豐足十者恒得他人恭敬扶接十一者
所有財寶無他刼奪十二者意欲有所求皆
悉稱遂十三者龍天善神恒常擁衛十四者
所生之處見佛聞法十五者所聞正法悟甚
深義若有誦持大悲心陀羅尼者得如是等
十五種善生也一切天人應常誦持勿生懈

急云

龔頤庵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者亦憒憒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禪寺壁上挂十餘葫蘆問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

時爲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徽宗時營西內梁柱窓欞皆用灰布竭洛陽豬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實韓溶最用事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實還但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耳後

三日濬有二子連死濬妻哭之哀亦死已而濬亦死昇時已爲殿中監未幾下血數斗未旬亦斃

晉王範有美妾桃英與門下二人通姦爲內督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謗桃英與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坐贊成其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雷雨日暮有人曳超入荒澤中雷火照見一青面鬼眼無瞳

子曰吾孫元弼也候汝申理又曰王範既爲事王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趨奔範所範與妾已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慰曰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杜嶷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嶷乃

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
未斷而書已出嶷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
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冤旬日而
死

嚴武私一隣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
酒醉女夜解琵琶絃縊沉於河後武爲劍南
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冤家在側何不
自咎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上一條樂器武

懼叩道士求救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
乃含水噴柳枝掃地瞋目叩齒良久有吁嗟
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失行
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之可矣何忍見殺今
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寬矣次日黃昏果
卒
崇禎壬午戚畹田弘遇奉命普陀進香回舟停
金陵一日噴嚏鼻孔中落下一小人在地長

可寸許未幾漸長與人齊田問何人罵曰我浙江昌化驛驛丞也我得何罪你打死我我訴天帝今我來尋對頭弘遇始悔前事之失少頃不見其形矣未幾弘遇遂死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觜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追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

得買命錢

蜀地歲荒有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王人與妻謀夜殺之子不之知與客同宿更闌客起如廁王人持錘至臥所黑中見一人睡熟即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逸去次早聞官執王人寘於法

金陵賈客歸自湘東有老翁附舟賈矚翁多金

遂之同爨而翁亦寄心焉行至江中賈與家僮謀翁墮水取其金歸是年生子及長悖逆不孝蕩敗家業里中有降紫姑仙者賈客叩之仙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楊子江中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橐賈客悚然魄奪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產盡撤鄭居以爲已室惟存嘉木一本晚歲得子

而啼一日遊於庭忽指樹言曰樹乎爾猶在
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啼百方誘之終不出聲
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爲家聲乃死人謂鄭
氏後身云

吉水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嫠嫂孤侄地基僅一
間弘治二年五月內一夕忽大雷電風雨移
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之不失尺
寸此可爲欺孤凌寡者之戒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柟酷役丁夫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戸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死人謂之宅泣

武氏自敬業起兵疑天下人圖己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不

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
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爲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等一切委之英英慮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籍船底以巳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急請減所載倉怳拈出棄之中流少頃風定簡驗所棄皆英物士衡之物無一失者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

後尚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償令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欝欝而亡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人而返夫典衰靡定安可據眼前論人方陸易女時爲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

常熟徐鳳竹栻其父素富遇荒先捐租爲倡又分穀濟貧鳳竹生時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呼聲相續

不絕。鳳竹果鄉薦。其父愈積德。興利濟衆。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詎。萬不詎。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後鳳竹官兩浙巡撫。

商文毅公輅之父。初爲嚴州府吏。嘗勸群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遥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翌日問夜來有何事。群吏對曰。商某生一子。太守與之曰。此子必貴。爾月

抱來一看及抱至堂太守驚異命張黄羅傘
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内閣
為琢吾侍郎之父為邑庠生隆冬蚤起赴學路
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巳綿裘
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一人
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為汝子及生琢吾遂
名琦
宋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鋪中見皂靴一雙類

其父殮殯時物就視問之主人曰昨有官人令修理者項當來取其子佇立以待果見其父騎馬至取靴徑去子追數十里呼曰何忍無一言教我父回首囑曰爾做人當如鎮江守葛蘩遂失不見後其子到鎮江謁蘩問平生何作乃爲幽明所重蘩曰某平生力行善事日或四五條或至一二十條到今四十年並無虛日又問如何爲善事乃指坐間踏子

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慼人足余為正之如人饑與飯渴與盃水凡於言語動作有可以利益於人者無不為之士人拜謝而別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諭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即刻拜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所為逆天妾他日生子定為不肖人謂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當悉

除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畱妾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生二子皆登第

宋有梵公爲邑皂隸邑令刑峻公用葱貯血匿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公亦遂去修

煉山中功成以石臼千斤爲冠登仙岡山列化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

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騭之也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啜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蝌蚪子數升

江陰張畏巖有聲藝林甲午應南畿鄉試寓寺中揭榜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瞇目有道者從

旁徵哂曰相公文必不佳張大怒叱言汝烏知之道者曰作文要心氣和平聽公怒罵心氣如此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就而請教道者曰中不中有命然須自家做箇轉變始得張曰命若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讓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德乎道者曰善事陰功

皆繇心造當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
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
繇此感悟折節自持舊處一館有服役童子
甚悍時加責罵後三年在館氣亦不呵其面
丁酉夢至一室啟櫃得試錄一册中多闕行
傍人曰科第三年一考錄內所闕皆原該中
式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
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

中一百五名正傍人所指也

宋王安石與程明道商政其子雱因首携婦人冠出問何事安石云新法不行故議之程君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凡安石亂政雱多助成之嘗私與其黨攻呂惠卿爲惠卿所訟上問及安石不知謝無有歸詰得實安石咎不置雱憤恚疽發背死遂絕嗣

臨安劉準祖曾爲令父貢入太學未登仕始生準時其母聞暗中有人聲云此南天門人不曉所謂旣長恂恂無叫囂態潛心舉子業登雲南辛酉鄉榜携一子一僕赴京會試在途忽病狂欲尋自盡同鄉諸人安慰之輒曰一拏去就要殺了衆共嗤之到京旅寓天壇每每發狂子與僕且旦謹防之一日稍懈而劉果雉經於南天門（天壇內有門曰南天門）

新安吳君廷簡爲天啟乙丑進士官詞林常作移眉法以戲女子用大蜘蛛煅煉入藥移眉於眼下力求於深山果得之乃以爐火製之三日不死是夕吳夢蛛告曰遭爾毒害當爲張老索命後十四年舟泊邗關有鹺使吳同譜甚密審商日以聲技事之舉一絕色雛妓吳甚憐愛夜合之際問妓何名妓曰張老吳悚記夢中之語遂爲此女贖身以懺夙冤衆

代辦數百金納之此日即得梅瘡未及一月瘡潰斷頭而死得之於伊里吳東山最詳

張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足於橛上放鷹鷂活啖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

易之昌宗百姓臠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脚抉取心肝斬首通都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獼猴食之人稱爲黃山天子宰割諸侯後三年歸家值婦產甚艱竟產一獼猴而死

嚴光之子恭賈縫揚舟次江滸市黿五十放之一日家居見披黑衣者五十人送緡錢五千日君之子揚州所附及恭回語之實未嘗有

乃悟贖黿之故遂捨宅爲寺以田爲湖
滇池趙道人初爲牛屠一日早出鄰人見待烹之牛口啣刀藏溝中道人歸爲言之道人仍將刀放故處私窺之牛藏刀如前道人悔向之造業遂携牛入太華山寺爲僧山坂高峻夙苦下汲道人製牛鞍韉牛又製兩木桶以索繫之加牛背下山取水見者知共爲道人牛也競爲之取水無人則牛走入湖俯身取

水而去以爲常道人忽見沐府請撫軍遊湖樓船簫鼓旌旗侍從甚都不覺心怦怦動未幾化去其徒建塔塑像葬之山巔今猶存一夕見夢於寺衆曰我今托生在曲靖彭宅矣詢之果然後長改名富中甲科仕至巡撫沒後復見夢於其子云我今爲牛在某家腹下有我名字急來贖我不然屠我矣其子急訪之以銀買歸薦以被褥食以芻豢死以棺葬

之至今滇人口之不置

台州民王姓祭厠神極勤一日見着黄女子云吾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云自古不聞此説女子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右耳戒之曰君見蟻子側耳聽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見柱礎下群蟻紛紜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

尋之獲白金十鋌此後不更聞矣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内送於城南使衞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周以文自濠梁移居廣陵旅肆獲金一篋待之三日不去後失金者涕泗來覓以文問以篋中數目失金者具道以實內五百金啟篋驗

視不爽遂全篋付之失金者曰此乃君賜也願酬以半以文拒之曰予欲得半不待予矣分毫不受世當鼎革揚城舊族無保全者今後人卿達家道裕盛皆食其報云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栢作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没入官

寇準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恍然悟曰吾嘗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事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妖人諸葛殷爲高駢嬖吏兇邪誕辯駢以神靈遇之殷足患風疽每一搔捫指爪間膿血沾染駢性好潔獨不避此曰神仙多以此試人也有一犬聞腥穢輒來駢怪其馴狎殷曰昔

在大羅宮見之別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如此殷性躁刻羅織陷人僞勅授中丞官吏數百人無完膚者人諷以謙損殷笑曰男子得志當惟意所爲耳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後城陷就縛刑於下馬橋南絞而未絕會師鐸并經過法所衆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蹴殷已過絞之如初而斃兩遍死之言果然

萬曆壬辰京師人家有猴仙以幃蔽之而走筆書人禍福多奇中人爭趨之無虛日遠近閧傳滇中諸孝廉往叩以今科得雋者幾人示以詩曰禾魚頭上草重重派衍天潢子系隆直待口天騎黑犬堂前燕賀羽頭公後揭曉登甲榜者爲蘇兆民孫學易王夔龍謝得申及先伯湖廣左轄化乎而會元則吳默狀元則翁正春也人益神之後爲雷火所燒踪跡

遂絕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鷄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小菴菴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殑狀之鬼揑刀秉劍數十從之少頃回則金冠玉珮孽旛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明往問無恙翁日本日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遂隱忍歸耳翁賀之曰子將有

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昔有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語則附會之説似未足信獨見閻君殿春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思慮所及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即以所爲不善之事報之而或於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天公總前後筭來未

嘗毫髮爽也

佛前不但行穢即放言亦自減筭僻地不但救人即起念常有天知

立心爲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誦如來一藏

身無病心無憂凡居順境皆從前世修來衣有布菜有蔬蚕種善因莫向今生蹉過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三好還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四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心穴

嘗聞擇地之事始於姬公尋龍之書成於郭璞以爲百發百中不可輕議輕訾故巧者用盡機謀圖未獲之徳衆拙者費盡心力喪巳成之我師然有命數焉不容強求亦有鬼神爲難以偉致試觀孔子之墓兩水忽焉合流

女媧之陵一夕突然湧出寒煙衰草何處問漢唐之墳錦野繡林唯空見麕麚之跡徒增感慨不禁涕洟

序心穴第二十四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眞龍祖道衞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

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
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傺得完時福愈
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
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
塋有五慮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
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
及今五者之外君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
之吉凶以奉親爲後圖而以利後爲急着豈

孝子之用心

塟者藏也人子於其親之歸藏乃假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求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能無念乎

劉文定公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

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上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王者福壽良師輻輳王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語曰擇地不如擇心又曰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由人之造作倘吾心有主則天意已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

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地師視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一貧賤矣天於彼此有何寬譬而令之世世貧賤哉地卽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宋神宗命吳景鸞覓地塋太上皇會有太監薦

邢中和鄒延詠者同事吳公以中幹獻邢鄒以牛頭山獻太監內批用牛頭山景鸞諫表有山不高於旺祖水不敗於鬼鄉坤風直射厄當王母離宮未水傾流禍當至尊下殿巳方殺見午地刼衝財輸北闕位失南朝之語朝廷將三人拘禁知禍來殺彼三人償吳公也且吳公問邢莖深幾尺邢曰六尺吳公郎以六年禍應對及六年不應寧知九尺深吳

公故遭去舌之慘每月朔使畫卯衢州望使畫卯饒州使其奔走不停禁使不與人扞地及九年數到其禍果應至欲改扞牛頭山已爲金人據之矣此無他天厭宋祚中幹福地天留以有待也故惡景鸞之輕洩而禆之遭斥耳人力能勝天耶

滇臨安古呴町國也漢唐所不賓宋藝祖畫玉斧外遂爲蒙段竊據元始入版圖明與潁川

侯南征設衛所徙江南民以實之山明水秀實滇南首郡相傳初相地者有鈐記云寗溝尾巖洞頭人塟着出公侯衆未之信迨嘉靖初朝廷念開平之功欲續帶礪之盟而畱都之常湮滅久矣人亦不知臨安之有常氏後也一日兵備使者許公登署後小樓窺見墻外池邊一人解衣洗蘆菔其乳則四也公異之召其人來須臾進見公令左右褫其衣果

四乳詢其姓名對曰常姓名福開平王之裔公曰有譜乎應曰有論以誥朝皁衙持來詳睬之以永樂初倔強不肯帝泰安置於此夜論曰朝廷欲續乃祖之封金陵之常無復子遣子送爾至京襲封福堅辭民戀父母丘墳不願也公強之遂給驛送至京官以錦衣衛使至其子遂晋懷遠侯世世嗣侯勿絕其祖塋實在臨安白鶴山之原果窖溝尾巖洞頭

也。人始服相地者之精慮數定於二百年之
前。果應二百年之後。豈人力也哉。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
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
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
室。遂改卜焉。生何養。死何歸。前定久矣。

洪仕良徙居金山鄉之巖。扦一穴爲風吹羅帶。
常畫圖於家。以硃筆在左臂與上畫一條記。

曰他日吾子孫遠征不回當於此掘斷取田水到穴前則歸後子孫皓官吏部尚書使大金金主羈留十八年家人依畫圖掘斷取水灌入次年奉國母還朝三子俱顯世稱三洪兄弟聯名父子繼居台鼎雖地里之應要亦公忠貞之行所致也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塚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

帝後從容謂元感宜改葬元感以爲吉祥証
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使
亂賊如素而子孫得昌則天道與地理俱謬
矣其使之不改而滅族者冥冥中實有爲政
者耳

宋王欽若嘗代真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
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
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睦宦

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曰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地谿乎人何嘗有一定也

文公夫子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强佔爲訟二家爭執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眞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

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閒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誑告罔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視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死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不見矣

僞唐有師郭璞術者卜地寶盖山或竊之以葬

其人在家或耳聞金鼓聲驚曰此必盜吾地
往視之已無及後葬者歲發瘦癘忽大雷雨
見黑龍由墓中湧水而出遂成溪

閩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
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
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
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日視其
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緼袍者同豪

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膏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並登科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已人謀即[illegible]泉下人其肯瞑目乎

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

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絶則是其術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離身之句宋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重於今也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
父爲知縣未葬因薦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
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不止約天晴
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
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
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正曰往
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
卒聞爲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

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方大尹葬未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纒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蜀中有一士夫好講風水以蜀漢馬超墓乃諸葛孔明所擇爲大吉地將移伊父母舊棺塟焉舉事有日矣其妻生產正在蓐一日忽見一紅袍金甲將軍至前怒罵曰我丘隴幾千年汝夫乃欲毀掘何也妻哭答之曰我丈夫

所爲我不得知將軍幸恕我神曰汝速言之若不休止我將殺汝一家妻思哭對丈夫言之其人堅意不肯聽從未幾妻死一家相繼絕滅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梟鴈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

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亡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曹操疑塚有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
生前欺天絶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

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京鏜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身自謂永無虞不知五馬同槽夢曾爲兒孫遠慮無

王安禮宋仁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太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

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塚以利
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何喬新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
吉有欲鬻其葬地者衆謂此吉壤新曰暴人
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也

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
夫人卒買山卜葬輀車已發矣買主復小有
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今人情未調卽親靈

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戴紗帽者來尋地不見戴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絕云塚上爲亭鬼莫嗔塚頭人即塚中人恐

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隣

郭璞生平不取信於其子凡郭公要向西其子必向東故郭公看金山風水謂其子曰我卒可葬於金山脚下意葬於脚彼必葬於嶺也郭公卒後其子悔前所作之非必遵父言爲是竟葬金山脚下遂爲凶地故當時有父作子笑子作父笑若要不笑須是龍呌之喇噫以璞之術尚不能自爲身謀况其他乎

塋親近不過數里遠不過二三十里庶使後之
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其墓拜掃若隔郡邑
塋於窵遠縱目前子孫稍顧體面不失拜掃
而數傳之後或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爲勢
豪侵占者有之遂成孤墳雖恃一時勢力覬
後代之顯榮然非孝子之用心也

漢光武嘗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
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處唐太宗頒制於

九嶷之山止容一棺柴世宗戒於家曰昔我西役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我死當紙衣瓦棺勿作石羊虎虞世南厚葬疏言之甚痛盜長陵抔土之刑雖重金箱道書之類然巳出於人間矣

韓山子座右編輯成志喜詩云天賦於人半不全太平男子即神仙霞城建鉞年三十鼉島懸弧路八千杜孟惟知忠孝貴弘農難必子

孫賢清風明月茅亭上醫俗無如座右編

廣陵第一集書遠近坊肆不吝翻刻

男朱　紫雲卿編次

孫承麟

承駿

承獬

承彪世業

繡鶴堂藏板

漾清風明月芳亭上聞茶香酒座

聽段篩一集青遂近坊身不吝翻刻

男　朱　柴雲卿編次

孫　承麟

承駿

承翔

承虎中業

編輯室藏版